

婚恋 物语



柏杨
杂文
集

3



柏杨杂文集

3

婚恋
物语



云南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任慧芬
封面设计 秋 韵
责任校对 于港民
版式设计 杜伟雄

柏杨杂文集



婚恋物语

何伟编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昆明市书林街 100 号
云南新华印刷厂印装

开本: 850 × 1168 1/32

印张: 16

字数: 328000 字

1998 年 12 月第 1 版

199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册

ISBN 7-222-02413-1/I·728

定 价: 21.98 元

编者的话

台湾著名作家柏杨先生的杂文，笔触锋利幽默，语言风趣辛辣，其作品内容十分广泛，包罗万象，探触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对古今中外文化的比较、台湾社会暴露出来的弊端、男女婚恋与家庭问题等等，都作了生动的描写与尖刻的讽刺，读之令人赞叹不已！

现将柏杨先生“十年冤狱”前后所著的杂文，编辑成“柏杨杂文新编系列”，共分《浊世人间》、《暗夜慧灯》、《婚恋物语》、《红尘静思》四种，这是柏杨先生三十年来所写的杂文精品。相信，本系列杂文图书的出版，将会赢得广大读者的喜爱与欢迎。

编者考虑到大陆广大读者的阅读习惯，对书中个别字句作了改动与删除，对台湾一些机构与官员职务的名称，也作了一些技术性的处理，特此说明。

目 录

谈恋爱	(1)
爱屋不及乌	(4)
虚荣和荣誉	(10)
爱情如火	(13)
半瓶醋，火鸡型	(18)
座右之镜	(21)
月白风清之夜	(28)
有选择的自由	(33)
自由恋爱	(36)
“配”才是良缘	(43)
要“配”才行	(46)
什么人配什么人	(50)
门当户对	(53)
天经地义	(56)
隔离破坏爱情	(59)
爱情是有条件的	(62)
爱情有价论	(66)
因人而异	(69)
一去二十年	(72)
爱情是相对的	(75)
丑的定义	(82)

面貌并不严重·····	(85)
理应多交·····	(88)
比了解上帝都难·····	(91)
择肥而噬·····	(94)
连狗都嫁·····	(97)
一朵鲜花乱插·····	(100)
真正的不顾一切·····	(103)
不作非份的要求·····	(106)
甜婚表·····	(109)
译成白话文·····	(112)
“嗖”的一声射出·····	(116)
穷是致命伤·····	(119)
庸俗是致命伤·····	(122)
三心牌·····	(125)
消毒作用·····	(132)
危险信号·····	(139)
老妻少夫·····	(145)
傻子乎？疯子乎·····	(152)
老夫少妻·····	(157)
为啥喜欢老家伙·····	(161)
公开的谋杀·····	(165)
越想越糊涂·····	(170)
芳心大喜·····	(173)
青春三凤·····	(176)
恩爱得不像话·····	(179)
买一个太太·····	(182)
买之奇法·····	(185)
爱情不是买卖·····	(188)

订婚也好·····	(190)
剥掉伪装之功·····	(194)
最好是不·····	(198)
治弃妙法·····	(202)
必须隆重·····	(205)
闹房之风·····	(208)
人生可恋·····	(211)
滚到十八层地狱·····	(215)
爱情如作战·····	(220)
嗲·····	(224)
婚姻的大敌·····	(227)
敬意和爱心·····	(230)
不被欣赏·····	(235)
不贞的恐怖后果·····	(238)
有点异样·····	(241)
有限的付出·····	(244)
五个问题·····	(250)
爱情与金钱·····	(258)
古“妒律”·····	(260)
罪恶的眼睛·····	(265)
妒火中烧·····	(269)
防妒之道·····	(272)
玩火·····	(275)
男人露出原形·····	(277)
千古伤心是结婚·····	(282)
有裂缝的婚姻·····	(285)
千万别试探爱情·····	(288)
混蛋·····	(291)

千千万万	(294)
绝世美人	(297)
三大不幸	(300)
男人薄命	(303)
管教养卫	(306)
闺房幽怨	(309)
节育! 节育! 节育	(312)
“节育之风不可长”	(315)
压舱	(318)
亲情同样深	(322)
养育之恩	(325)
猛生瞎生	(329)
太多太早	(333)
治灾之法	(337)
潘金莲再世	(342)
爱情老套	(345)
眷属宿舍	(349)
缝刑	(353)
舌和利刀	(357)
第八大祸	(361)
文明与野蛮的分野	(364)
人怕伤心	(367)
邓太太脱裤子	(370)
打耳光文化	(373)
管砸了锅	(376)
新家法	(379)
猛打胡子脸	(382)
更糟的处罚	(385)

跪及其他	(388)
怕老会	(392)
怕的原因	(395)
非怕不行	(398)
葡萄架倒啦	(401)
怕的分类	(403)
痴心女子负心汉	(406)
刀铡陈世美	(410)
富易妻	(414)
霹雳般问题	(418)
阔易夫	(422)
山阴公主万岁	(426)
危险的投资	(430)
所谓事业第一	(434)
安全感	(437)
欲望无穷	(441)
只听一下母亲的声音	(444)
婚变	(447)
情杀	(450)
杀手	(453)
两个伟大的酱缸蛆	(456)
杀妻案	(459)
灵性的平衡	(462)
驴子问题	(466)

谈 恋 爱

关于谈恋爱，一位年轻朋友抬杠曰：“不说话不但照样可以恋爱，而且还爱得更深哩。哑巴不是照样恋爱，不是照样可以结婚乎？甚至既哑巴又盲聋的朋友，同样恋爱不误，你难道说他们都是畜生，只会性交，而没有爱的情操乎？”

非也非也，柏杨先生根本不是这个意思。哑巴朋友和盲聋朋友，当然有爱情，盖他们的心灵并没有哑巴，也没有盲聋也。不过，问题是，抚摸可以表示爱，但不能代替言语。互相凝视也可以表示爱，同样也不能代替言语。爱情是个很复杂的，不能全靠“含情脉脉”和“会心的微笑”。你阁下上班时打一个电话回家，对娇妻曰：“我爱你！”她真能高兴得多给你煎个荷包蛋。而一个臭男人正在办公室心魂不定，女朋友打电话来曰：“天凉了一点呀，你现在要加上一件衣裳才好呀。”他恐怕马上就唱起歌来。哑聋男女，便无法传递这种心声矣。

最主要的，哑巴和聋盲朋友，他们不得不放弃言语，也就是说，不能用言语表达感情是一种严重缺陷，等于没有腿不能走路是一种严重缺陷一样。没有腿的人坐在轮椅上照样可以东奔西跑，但我们不能说那是正常的，或认为腿这玩艺一点也不重要。

抗战初胜利时，柏杨先生看到很多阿兵哥讨了日本太太，那些想当年的金枝玉叶，一个个漂亮非凡，阿兵哥从军十载，一旦结了其婚，自然另有风味。但却有一个无形的鸿沟，一直横亘在二人之间，这鸿沟不是两国间百年大仇，也不是生活方式不同，而是言语不通。我有一个朋友，有一天请我光临他舍下吃饭，他们已结婚四年矣，生下一男一女，男孩刚会爬着走，女孩尚在襁褓。日本太太含笑迎客，宾至如归，大家团团而坐，一面吃一面谈，我曰：“贤弟媳，难为你啦，中国生活过得惯乎？”她瞧我两眼

瞪她,知道是跟她说话,连忙含笑鞠躬曰:“谢谢。”我曰:“我这个老弟,有点粗线条,可是却是一个好人,要用心管管他。”她仍是含笑鞠躬曰:“谢谢。”我曰:“美子呀,闲时候教他学学日文,中国人学日文要比外国人学日文容易得多。”她还是含笑鞠躬曰:“谢谢。”我正要继续努力发言,朋友曰:“老哥,别费唾沫啦,她一句中国话都不懂。”我曰:“那么你的日文一定炉火纯青矣。”他曰:“我只会一句,八格野鹿。”我大惊曰:“小子小子,你们恋爱是怎么谈的?”他曰:“连一句都没谈,她父亲战死啦,母亲卧病在床,我一进门,她瞧我手提机关枪,雄赳赳气昂昂,一副皇军气派,就心肯啦。别看我识字不多,却福至心灵,蹿出苗头。有一天我就那么一‘嗨’,反正是上了床啦。用洋派话说,那就是结了婚啦。”我大惑曰:“这些年来你们靠啥互通心声呀?”他愣了半天曰:“啥叫心声?我只知道睡觉。”

谈恋爱有谈恋爱的专用言语,谈到了高潮,出了黄色花样,则有黄色花样的言语。这种言语不便于举例说明,举起例来恐怕文崽大怒,轻则开除中国协会会籍,重则一纸报告上去,老头皮有破裂的危机。好在就是不举例子,读者老爷也知道那些话是啥,不仅普通小民到时候会如此如此,便是圣崽大人,到时候也会如此如此。我有一个朋友,恋了七次爱,都没有恋成,眼看成啦成啦,大家都泻空了尊肚,准备吃他的喜酒啦,小姐们却一个接一个撤退。众朋友关心之余,知道柏杨先生颇有点道行,就公推我前去考察,以便相机开导。考察的结果是,他阁下道德学问,简直没话可说,孔丘先生见了他都得和他握手,也大概是道德学问太多的缘故,在小姐面前,仍忍不住外乱冒,在紧要关头而仍以兄长的姿态和口气“爱护她”,就此路不通矣。

这种现象倒可以举个例子,有一次二人吃过小馆,她提议去看电影,看电影时他好像刚当选了孔孟学会常务理事,正襟危坐,小姐看见银幕上接吻的镜头,在他耳边曰:“这个吻好疯狂呀。”他摇头曰:“不像话,不像话。”看过电影,小姐提议跳舞,跳舞当中,他一面踩她的脚,一面端嘴脸曰:“这种不正当的地方,我劝你以后还是少来,有时间看看书也是好的。”结果如何,不必细问。呜呼,我们当然可以说他不懂风情,但更具体的是,他在

谈恋爱时说的却是站在讲堂上的话,该甜言蜜语的时候却冒出来“致训词”,他不垮还有天理乎?

当然也有靠着翻译大谈特谈的,君不见二次大战时,美国大兵每到一地——好比到了法国吧,靠着一本英法字典,就谈起恋爱。不过这都是非常交易,而不是正常婚姻,而且其主要的目的似乎是“性”,而很少“爱”的成分,即令是一本专门为调情而编的“黄色大字典”,也不能包罗万象,把最惊心动魄的话——列举,盖有些话只有在特定的两个男女之间和特定的时候才能说之的也。

这些话都不是有人教之的,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学堂开这门功课(如果有这门功课的话,包管警察局请那位教习吃官司),自然父母也不会教他。据说有些开明的母亲会教儿女们关于性的知识,但关于言语,却无法度也。夫言语是一种艺术,可予以规矩,不能使之巧也。连柏杨先生也只能告诉你一个原则,曰“嘞”,至于怎么嘞法,嘞成了功,或嘞砸了锅,则全靠自己矣。

然则那是天生的乎?当然不是天生的。性是本能,爱情的言语乃得自于平常耳闻目染,一句下流的或骂人的话,用到特定的男女两人之间,反而更增加浓度。

爱屋不及乌

《纽伦堡大审》那位年高德劭的法官，曾告诉因这一影片而得金像奖的男主角曰：“你讲的都合乎逻辑，但合乎逻辑的并不都是合乎真理的。”这两句话的学问大矣。谁说文学家容易干乎？仅这两句话，那个剧作家便应被供进圣人之祠，恐怕中国目前的作家，挤不出如此这般的见解。但我们却可套之曰：“凡是真理，也不见得统统是合乎逻辑的”也。

爱情尤其如此，盖爱情和魔鬼一样，不受人造的规律所拘束，性质异常地怪，你不承认不行。圣人曰：“爱屋及乌。”此典故在《辞海》上一查便知，但不妨再加说明：你新盖了一座房子，美奂美轮，忽然一只乌鸦先生站在屋顶上“哇啦哇啦”乱叫，大怒之下，能它一个手榴弹哉？盖那准把屋顶轰垮，真是天下最大的笨蛋也。跟此同一道理的屋和乌，则是女儿和男朋友、女婿，儿子和女朋友、媳妇焉，有些岳父母、公婆把女婿、媳妇简直看成眼中钉，无他，一点也不合逻辑，一点也不“爱屋及乌”。不但不爱屋及乌，反而爱屋恨乌，像《孔雀东南飞》焦仲卿先生的娘，便是一个典型，把媳妇恨得要死，非赶她走路不可，结果媳妇固赶走了，儿子也翘了辫子。老太太听到儿子上吊消息时，心里是啥滋味，外人不知，但我敢跟你赌一块钱，如果这里面没有爱情，而仅只是屋子和乌鸦，绝不会弄成那个下场。

爱情使人自私。柏杨先生有时听广播，有时看小说，常听到和看到一些诠释爱情的话，曰：“爱情是不自私的。”呜呼，离开自私，还有爱情乎哉？不自私的爱情，像没有躯体的人一样，有此可能乎哉？你不妨研究一下，凡是到处宣传爱情不自私的人，危险性都很庞大，千金小姐也好，风流寡妇也好，最好不要惹她，否则准有戏可瞧的。

柏杨先生最讨厌青蛙，我的幼孙却硬是喜欢，家有一箱，专供其贮蛙之用，偶忘关闭，则床上、桌上，遂成了蛙老爷天下，教人怒火冲天。可是既然幼孙爱之，我们老两口只好也因而爱之。数学上有那么一个公式，甲等于乙，乙等于丙，则甲准也等于丙。于是，甲爱乙，乙爱丙，甲因之也非爱丙不可，还有比这更结实的逻辑乎？然而爱情上却不一定如此，丈夫爱太太，太太爱姘头，你总不能说丈夫也爱姘头吧。恐怕不但不爱，多半都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我的邻居有一位正在读大学堂的女儿，男友如云，最近被一殷实富商包她前往美国，乃将所有户头统统斩断。有时深夜不寐，听她在门口和那些纠缠不清的男孩子们窃语，她每每哀怨曰：“你不说你爱我乎？愿为我死乎？愿教我快乐乎？你不再理我，不再打扰我，不再爱我，成全我去美国的念头，你就是爱我，就是教我快乐啦。”我听了立刻毛骨悚然，她这一辈子如果平安无恙，真是上天特别照顾她。她的话再合逻辑不过，我想就是教逻辑学的教习都无法抬杠，可是逻辑用到爱情上，就可能使人冒出杀机。不要说男士听不进去，即令听得进去，被说得哑口无言，垂头丧气，恐怕也只是口服心不服。

爱情是自私的玩艺，只有在自私获得满足之后，才能表现出爱情的伟大。没有自私，便没有爱情。你阁下有一女友，平常她一咳嗽你就心跳，可是上个月美国钢铁大王那位如花似玉兼腰缠万贯的女儿，非嫁你不可，专机一架，接你去纽约结婚。二十年后，你从前那位女友又有咳嗽，你的心还跳不跳乎？你至爱你的太太，而你的太太却去旅馆和别人乱搞，你又是啥想法哉？如果爱情的本质不是自私的，反正有妻大家睡，那你应哈哈一笑也。然而，这种男人，又算啥？

爱情不但不能转嫁，而且也没有必要的发展途径。一个科学家把氢二氧一弄到瓶子里，用不着任何甜言蜜语，结局一定是水。爱情则不然，本来你种下去的是西瓜，如果你不用培养西瓜的方法去培养，将来说不定长出来的是龋牙菜。像魏平澳先生的婚姻，当初爱得要命，经过如彼之坎坷和如彼之奋斗挣扎，才争到手的爱情，按逻辑说，还能不珍惜、不长久者乎？那个瓜子不能说不大不巨，不能说肥料不足，然而长出来的仍是龋牙菜，

道理简直跟耶稣基督一样地奇妙，够我们吃惊的矣。

爱情既不是逻辑的，自然而然也不是永恒的。严格讲起来，天下没有永恒的东西，连石头都会氧化，连太阳都会熄灭也。可是比较起来，石头和太阳固永恒之物也，百年前太阳是太阳，百年后太阳仍是太阳，你小时候兀立在你庭院中的那块花岗石，等你老大回乡时，那花岗石包管仍然存在，没啥异样。爱情恐怕不能这么简单。吾友伊丽莎白·泰勒女士，不惜冒天下大不韪，拆散费雪先生的家庭而嫁之；魏平澳先生和纪翠绫女士，当初简直闹得天翻地覆，等于杀开一条血路，才算结成连理。这些爱情，其浓其烈，其以生死相许，就是把人类中典型的傻瓜司马衷先生从坟墓里拖出来，他都会拍胸脯保证，决不会再有什么变化。问题是，怪就怪在这里，爱情跟月球一样，向阳的一面，固然热得要发疯，背阳的一面，却冷得硬要冻成僵尸。

不要看情侣们在一起如漆投胶，等过了两年，你再去打听一下，恐怕谁也不认识谁矣。再严重的海誓山盟都没有用，盖无论男女，在紧要关头，啥惊心动魄的话都说得出，这些话能作得了准欤？不要说在紧要关头的話作不了准，便是在正常情况下，说了都很难作准也。如果都能一一兑现，天下还有婚变哉？还有失恋哉？还有桃色新闻以饱读者的眼福哉？在美国有一个小故事，某大亨和他漂亮的女秘书打得火热，人人都知道他们不可开交，可是却忽然告吹，朋友询之，大亨曰：“那女人太厉害，她把我说爱她的话用打字机一字不漏地打下，叫我签字，那岂不要我的老命。”洋大人大概太重然诺，如果换了中国人，恐怕你叫我签字我就签字。某新郎就把新娘爱他的话当众全部录了音，新娘也照录不误，这就比洋大人胆大得多。其实，签名也好，录音也好，只可保障经济，一旦等他变心，用它敲一笔竹杠，以便再找别的户头；恐怕不能保障爱情，因爱情本质上就是多变而不稳定的，仅凭几句甜言蜜语的海誓山盟，成不了太阳和花岗石。

一个女孩子如果要嫁给一个抛弃过妻子的男人，家长亲友，每每警告之曰：“他能抛弃他太太，也就能抛弃你。他太太就是一个活榜样，你怎么执迷不悟？”一个男人如果娶一个风流女子，朋友也会警告之曰：“她把那个男人一状告到法院，连血都榨罄

尽,你玩得过她乎?那个男人比你精明得多啦。”这一类的警告,有其至理存在,一个人如果没有智慧从别人痛苦中吸取经验教训,那真是蠢猪。但问题却在于,如果他们说的话不关爱情,可能成为定律;不幸他们说的话竟关爱情,便没有那么科学。张三先生第一次娶玛莉小姐踢之,第二次再娶丽沙小姐亦踢之,第三次娶海伦小姐,你敢肯定他也踢之乎?说不定恩情如蜜,终身不渝。李四小姐第一次嫁约翰先生离之,第二次嫁乔治先生亦离之,第三次嫁威伯先生,你敢肯定她也非离之不可乎?除了上帝,谁都难预料也。

纪晓岚先生在《阅微草堂笔记》上有一则记载:某一位妇人,前夫死时,她没有一点戚容,甚至还挂上红布,以示普天同庆。嫁人后过了几年,第二个丈夫也伸腿瞪眼,她阁下披麻戴孝,哀痛逾恒,截发自矢,为夫守节。别人见而奇怪曰:“你已是再嫁之人,还守啥节?何况不为第一任丈夫守节,而为第二任丈夫守节,那算啥理?”她阁下答曰:“第一任丈夫虐我、打我,毫无夫妇之情,他死了我很高兴。第二任丈夫不以其再嫁轻我、卑我,反而爱我、敬我,我自然报答他。”

呜呼,这则笔记,人人应该一读,爱情之多变和不按逻辑进行,可增一说明。他可能一向乱搞,她可能也一向乱搞,却在最后一次改邪归正,谁都不能肯定有其一必有其二,有其三必有其四。廉价小说上对此发挥最淋漓尽致,凡是背夫私奔的妻子,或背父母私奔的女儿,铁定地都没有好下场,真是见了他娘的鬼。爱情如果那么简单,有其必然结论,可以用数学公式算出来,那叫人工受孕,不叫爱情。盖背夫私奔也好,背父母私奔也好,其结局糟不可言的固多,但异常美满亦有的是。柏杨先生说这话,不是奉劝太太小姐快点收拾铺盖,假使老妻或爱女跟野男人跑掉,我恐怕要大打出手。然而我为此言者,只在研究一下爱情的特性,以便说明很多爱情纠纷的真相,望有学问的朋友察之也。

爱情的本质是自私的,也是不合乎逻辑的,同时也是虚荣的焉。一谈到爱情的本质是虚荣的,准有人暴跳如雷,说我对爱情横加污蔑,简直不当人子。然而事实归事实,不承认归不承认。假使柏杨先生临老人花丛,明天也谈起恋爱,我也会咬定牙关,

跟圣崽站在一条线上,而且谁要说爱情是虚荣的,说不定还要接以老拳,用以表示我这个人最坚贞可靠,你放心陪我上床可也。然而,我现在既不谈恋爱,自无所顾虑,心情平静,脑筋清楚,不妨口吐真言。

圣人曰:“人之既衰,戒之在得。”盖普通人一旦成了老头老太婆,往往发现世界上啥都是假的,妻子、丈夫、儿女都靠不住,唯有钱才是真的,可解决任何疑难杂症。于是,父母和子女之间——尤其是和女儿之间的冲突开始。杜牧先生诗云:“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我们可笑之曰:“少女不知钱重要,硬要嫁给穷光蛋。”父母和女儿的纠纷,多半由此而起。父母根据一生惨痛而宝贵的经验,对女婿的要求,只要有钱就行。而女儿则不然,喜欢音乐的,则要嫁音乐家焉;喜欢诗的,则要嫁诗人焉;喜欢看小说的,则要嫁小说家焉;喜欢去美国的,则要嫁留学生焉——偏偏把“钱”的问题置于大脑之后,甚至连饿死都不在乎。

于是,一场激烈的家庭内战遂白热化。父曰:“你嫁给张三,张三一个月多少钱?能养活了你乎?”母曰:“张三那小子银行里多少存款?有房产乎?你们将来有了孩子怎么办?”女儿愤愤曰:“钱、钱、钱,你们就知道钱,好像要卖女儿。我只要人,不要钱。”呜呼,基本观念竟如此之相异,纵是谈三十年都谈不拢,结果不是女儿和该穷小子一溜了之,便是果真嫁给一个有钱的。后者还好,前者自然搞得轰轰烈烈,把父母气得九死一生。父母之所以九死一生者,一方面气女儿不听话,一方面气女儿不知道钱中用也。

有人就在此歌颂起爱情的伟大和纯洁了矣。不过问题似乎不能如此简单地就可找出答案,一个千金小姐爱上一个穷小子,往往因该千金小姐对“穷”的意义并不真实地了解。我常听有些富家少女向其男友发誓曰:“我啥苦都能受。”便不禁想上去打她一个嘴巴,盖她根本不知道“穷”是何物,“苦”又是何物耳。她以为:穷者,顶多是不天天做旗袍;苦者,顶多是不天天跳舞;穷苦者,顶多不雇人擦汽车而自己擦之也。这种少女娶到家,当丈夫的只好整天挨打受气,终于自尊心丧尽,抱头鼠窜。